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13年9月12日就总干事关于在伊朗 执行保障的报告提交的信函

1. 秘书处收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13 年 9 月 12 日的信函，其中随附了该团就 2013 年 8 月 28 日 GOV/2013/40 号文件所载总干事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保障协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相关规定”的报告所作的说明以及伊朗驻地代表致总干事的信件。
2. 特此分发该信函、信件并应该团的请求分发上述说明，以资通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编号：170/2013

决策机关秘书处

助理总干事

阿鲁尼·维杰瓦德纳女士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向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致意，并荣幸地请求向全体成员国分发随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就总干事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保障的报告（2013年8月28日 GOV/2013/40号文件）所作的说明”并将其作为《情况通报》文件印发，以及通过原子能机构网站予以公开发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借此机会再次向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

[印章]

2013年9月12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编号：169/2013

2013 年 9 月 12 日·维也纳

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
天野之弥先生阁下

阁下：

根据以 GOV/2013/40 号文件印发的您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保障”的报告，我谨此附上关于该报告的“说明”，以供您考虑。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
大使、驻地代表
礼萨·纳杰菲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就总干事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保障的报告
(2013年8月28日 GOV/2013/40号文件)所作的说明

2013年9月12日

下文是对2013年8月28日GOV/2013/40号文件所载总干事报告一些段落的意见：

A. 总体意见

1- 该报告有失均衡，而且不顾事实，因为它并未充分反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原子能机构提出的问题上或在与原子能机构沟通方面的合作、信函和说明。随附的三封致总干事的信函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评定意见。

2- 大会通过的关于保障的决议GC(53)/RES/14号决议和GC(54)RES/11号决议的第27段都授权原子能机构在适当参照“保障协定”相关条款的情况下提供技术上客观和事实上准确的报告。令人遗憾的是，该法定要求持续被忽视，在该报告和以往报告中都没有得到遵守。原子能机构在编写报告、评定和意见时不应在不考虑到一国相关具体义务的情况下随意超越自己法定和合法任务的范围。

3- 更为重要的是，原子能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间组织，而不是联合国的一个计划署或基金会。因此，原子能机构的任务是以按《规约》和“保障协定”规定的权力和义务开展活动。原子能机构因此应不接受有既得利益的匿名国家和来源的指示，或允许未经授权方干扰其任务。无论“保障协定”还是原子能机构《规约》均未规定可授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接手原子能机构在执行“保障协定”方面的作用、强加新的要求或修改保障协定当事方的义务；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权力或授权依仗安全理事会决议对伊朗施加超越权限的要求。

4- 至于针对伊朗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为什么是非法的和不正当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根据原子能机构《规约》和“保障协定”等的法律规定，在《情况通报》第786号、第804号、第805号、第810号、第817号、第823号、第827号、第833号、第837号、第847号、第849号、第850号和第853号中做了明确的阐述。伊朗和平核活动问题被非法地提上安全理事会议程，安全理事会又采取了通过针对伊朗的具有政治动机、非法和不可接受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这一错误的做法。因此，原子能机构源自这些决议的任何要求都是不合法和不可接受的。

5- 尽管该报告再次重新确认“原子能机构继续核实伊朗根据其‘保障协定’申报的核设施和设施外场所中的已申报核材料未被转用”，但却在保障结论方面继续使用“不同寻常的”和“不具有相关性的”措辞，声称：“原子能机构无法对伊朗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提供可信保证”，因为原子能机构只需简单地确认：所有已申报的核材料都经过了衡算，因此，“伊朗已申报的核材料仍然用于和平活动”。

6- “不结盟运动”在理事会上的若干次发言中表示，“‘不结盟运动’强调各国根据各自的保障协定承担的法定义务与自愿采取的不构成法定保障义务的建立信任措施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且“‘不结盟运动’注意到总干事的最新报告中有多处提及在 2009 年 11 月 16 日 GOV/2009/74 号文件所载上一次报告之前发生的事件，而且与‘不结盟运动’的期望相反，该报告没有提及伊朗就若干问题向原子能机构所作的答复。”，此外，“不结盟运动”还表示，“考虑到上述最近的发展以及总干事以往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解决未决问题的模式达成的谅解’(INFCIRC/711 号文件)的‘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提出的报告，‘不结盟运动’仍然期待在伊朗的保障执行工作以例行方式进行”。但是，总干事在编写报告时令人遗憾地没有理会反映了大量的联合国会员国和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关切的这些重要发言。

7- 原子能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七条 F 款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原子能机构之间“保障协定”第五条所规定的义务，这两个条款均强调了保密要求。正如在伊朗以往的说明中所强调的那样，视察核设施期间所收集的资料应被视为机密资料。但是，该报告再次违背原子能机构的法定任务和“保障协定”(INFCIRC/214 号文件)，包含了不应该公开的大量机密性技术细节。通过在报告中纳入已安装和（或）正在运行的离心机的数量、已投入和（或）生产的核材料数量等详细资料，总干事已经证明其没有能力履行在保密措施方面所作的承诺。毫不奇怪的是，几乎在总干事报告发表的同时，原子能机构保障信息系统网等一些网站就公开了该报告，并以几分虚假的计算作为对该报告中的详细资料所作的评价。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地表明，由于总干事在向未获授权的圈子披露机密资料方面的慷慨，甚至在不那么幸运的成员国有机会审查这种报告前，原子能机构保障信息系统网站就已经实时接触了这些机密保障资料。我们强烈反对不遵守原子能机构法律框架的这种非专业的和错误的模式。这种持续违法行为必须得到制止。

8- 令人遗憾的是，总干事报告的主要部分系基于与导弹问题有关而并不涉及核材料活动的某些情报。原子能机构无权超越双边“保障协定”赋予的任务范围，也无权以伊朗核计划为借口干涉伊朗的国家安全关切。此外，总干事依靠的是西方情报机构和对伊朗充满敌意的已知来源提供的一些捏造、杜撰和虚假的情报，这些情报在未经任何真实性核实的情况下被评定为“总体上可信”的情报，而独立观察员披露了原子能机构使用过的部分虚假情报，而且讽刺性地批评了原子能机构就针对伊朗的指控所作的不成熟的评定。

9- 该报告在导言部分涉足了绝对不属于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自由裁量和责任范围的法定资格和判断领域。单方面确定一个主权国家的义务超越了对总干事的授权范围。正如以上清楚阐明的那样，总干事已经偏离了原子能机构的授权范围。伊朗保留就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追诉的权利。

10- 鉴于以上所述，总干事报告（2013 年 8 月 28 日 GOV/2013/40 号文件）所载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平核活动的说法和无端指控是非专业性的、不公平的、非法的和政治化的。

B. 对指控的澄清

B1. 模式（结构化方案）谈判

11- 经过高层政治谈判，伊朗和原子能机构于 2007 年 8 月 27 日商定了一项澄清所有未决问题的工作计划（INFCIRC/711 号文件）。作为伊朗积极主动合作的结果，所有未决问题（6 个议题）在 2008 年前得到了解决，并由前任总干事向理事会作了报告。

12- 尽管原子能机构没有履行包括向伊朗提交关于“被控研究活动”的文件在内的义务，伊朗还是以一份 117 页的文件向原子能机构提交了该国的评定意见。该工作计划因此已经了结，但原子能机构却违反“工作计划”的规定没有宣布这一点。

13- 尽管如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还是于 2011 年 10 月 30 日再次致函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请求“委派负责保障司的副总干事纳克奇先生赴伊进行旨在解决问题的讨论，并结束这种似乎毫无休止的过程”。¹

14- 总干事通过 2011 年 11 月 2 日的信函拒绝并推迟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邀请。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过 2011 年 11 月 3 日的信函再次强调了这一邀请，“我特此再次请求您派遣一个由纳克奇先生率领的原子能机构访伊小组”。²令人遗憾的是，总干事对此未予理会，而且也没有在其 11 月提交理事会的报告（GOV/2011/65 号文件）中真实地反映这些事实。

对 2011 年 11 月以后举行的会议的意见

15- 总干事在提交理事会的报告（2012 年 2 月 24 日 GOV/2012/9 号文件）中提到了 2012 年 1 月 29 日至 31 日和 2 月 20 日至 21 日的两轮会谈。但报告中并未全面和实事求是地反映所发生的事件，一些则属于片面或不正确的反映。报告不表述与原子能机构代表团达成的一致安排，也不提及伊朗积极的合作，而只恶劣地说伊朗不提供对帕尔钦的准入以及没有就模式问题达成一致。

16- 同样还应指出的是，报告没有反映 2012 年 1 月和 2 月的两轮会谈是应伊朗在 2011 年 11 月理事会会议之前发出的邀请进行的。

17- 在开始举行第一次会谈之前，双方商定了会谈的原则，包括尊重国家安全、遵守商定的模式（INFCIRC/711 号文件）、逐案研究和了结问题、交付指控证据和文件、代表团拥有谈判的充分授权……，然后才开始第一轮会谈。

2012 年 1 月 29 日至 31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第一轮会谈

18- 由高官组成的伊朗和原子能机构小组就如何处理有关问题进行了密集的讨论，并

¹ INFCIRC/829 号文件。

² INFCIRC/829 号文件。

确定了主要支柱。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交换了关于结构化方案和模式的文本草案，以便随后加以细化。

19- 在 2012 年 1 月的会谈期间，原子能机构和伊朗就如何解决有关问题以及完善模式的方针交换了各自的观点。

20- 在 GOV/2012/9 号文件第 5 段，报告指出，“……双方商定原子能机构小组将访问伊朗进行会谈”。正如总干事正确指出的那样，经过商定，原子能机构小组将在模式拟订之后赴伊举行会谈，并将按商定的模式开展活动。因此，在商定模式之前提出任何要求都是违反所作的安排的。

2012 年 2 月 15 日至 17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轮会谈

21- 为了便于在德黑兰展开第二轮会谈，在维也纳举行了三次会议，并达成了如下谅解：

- 原子能机构表示所有余留问题就是排他性地在 GOV/2011/65 号文件中所报告的那些问题，并将列在模式第二稿中的专题/合并优先清单中。
- 这一过程将采取逐个专题方案进行，相互关联的技术问题归入一个专题，以便于采取集中、有效和结论性的处理方案。
- 在这一背景下，经商定，将原子能机构最初作为专题 2 提出的起爆装置研制、高能炸药起爆和水动力实验等项目纳入第一个专题。因此，专题 1 包含 5 个议题。
- 经商定，原子能机构将提供表明伊朗是否进行了每一专题的被控活动的文件。
- 经商定，应首先完成并商定模式的文本，然后根据这一商定的模式实施逐个专题方案。
- 经商定，原子能机构将拟订专题 1 的问题（5 个议题），并在随后的会议（2 月 20 日至 21 日）上向伊朗提出这些问题，以便为这些问题的有效落实铺平道路。
- 伊朗同意了原子能机构关于在随后的会议（2 月 20 日至 21 日）上就总干事报告（GOV/2011/65 号文件）附件中所反映的有关伊朗核计划存在的所有指控发表初步声明的要求。
- 双方还商定，尽管原子能机构提供关于专题 1 的问题，但按照逐个专题方案，接触帕尔钦的要求将被推迟到理事会 3 月会议之后。
- 为了在积极主动合作的基础上展现善意，伊朗主动提出并宣布随时准备采取实际步骤，包括在专题 1 的两个议题即起爆装置研制和高能炸药起爆上提供准入。

2012 年 2 月 20 日至 21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第三轮会谈

22- 在原子能机构建议的模式文本的基础上，预计按顺序采取下列步骤：

- 就模式达成一致。

- 伊朗就总干事报告（GOV/2011/65 号文件）附件中所反映的有关伊朗核计划存在的所有指控发表初步声明。
- 原子能机构提供关于专题 1（5 个议题）的所有问题，并提供表明伊朗进行了被控活动的文件。
- 伊朗将答复原子能机构的问题。
- 原子能机构将审查和分析所作的答复，并将与伊朗讨论就专题 1（5 个议题）将采取的所有行动。
- 原子能机构将要求按照逐个专题方案落实就专题 1 的一个议题所采取的行动。

23- 原子能机构小组根据总干事的指示，不顾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2012 年 2 月 15 日至 17 日），甚至违背如上所述的原子能机构文本提出了接触帕尔钦的要求。应当忆及的是，原子能机构已于 2005 年两次访问了帕尔钦，前任副总干事当时还宣布该问题已经了结并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前任总干事已向理事会提交了报告（GOV/2005/67 号和 GOV/2006/15 号文件）。考虑到那是一个军用场址，提供准入是一个耗费时日过程，而且不可能一再获得准许。鉴于这一背景和原则，要求原子能机构将水动力实验等所有相关问题加以合并，然后才会再次获得准入。这一过程显然在达成有关模式的协议之时才能开始。

24- 尽管模式尚未达成，但为了在积极合作的基础上展现善意，伊朗还是决定就总干事报告（GOV/2011/65 号文件）附件中所反映的有关伊朗核计划的现有所有指控提交初步声明。这是原子能机构提供的模式草案中所设想的行动之一。

25- 原子能机构并未准备好提供关于专题 1（5 个相互关联的议题）的所有问题，只是提供了关于帕尔钦和外国专家的问题。原子能机构就这些问题既未提供任何文件也未作出任何澄清。

26- 伊朗再次主动提出其随时准备采取实际步骤，包括在专题 1 的两个被控议题即起爆装置研制和高能炸药起爆上提供准入，以解决这两个议题，但由于接到了总干事要求返回维也纳的指令，原子能机构小组并未接受这项提议。

27- 不过，双方就有关指控问题的模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就模式的许多方面达成了一致，但由于小组计划返回维也纳而且时间紧张，文本最终没有完成。

2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决定与原子能机构一道以专业的方式解决未决指控，以向成员国和世界公众证明伊朗的核活动纯粹用于和平目的。

2012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四轮会谈

29- 在这轮会谈上，继续进行了审定和达成新模式（结构化方案）的过程。目的是找到和确定为双方所接受的调查某个西方国家提出并随后由原子能机构跟进的被控问题的办法/程序，以了结这个似乎没有尽头的过程。

30- 这轮会谈的结果是一个文本，其中一些须进一步讨论和商定的表述被放在括号内。总干事在 2012 年 5 月 21 日对德黑兰进行了访问，并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德·贾利利博士阁下举行了会议。贾利利博士阁下明确表示，与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是容易做到的。但是，从执行的角度看，协议需要所有有关各方的合作，以避免秘书处不能履行其义务的以往模式（INFCIRC/711 号文件）的命运³。

31- 尽管达成了上述初步协议，总干事后来并未同意提供据称属于伊朗的所谓文件，也未同意在讨论各所谓专题后将其加以了结。

2012 年 6 月 8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五轮会谈

32- 在这轮会谈上，继续进行了上一轮会谈有关审定和达成结构化方案过程的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找到并确定为双方所接受的调查某个西方国家提出并由原子能机构跟进的被控问题的程序，以了结这个似乎没有尽头的过程。对保守机密和提供指控文件的领域进行了讨论。然而，原子能机构无法提供所谓的指控文件以使伊朗能够进行对其做出回应的准备。

33- 伊朗向原子能机构提供了关于结构化方案内容的总体看法。对那些主要的一般要素进行了讨论，并交换了看法。

2012 年 8 月 24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六轮会谈

34- 在这轮会谈上，双方交换了各自的结构化方案草案。令人遗憾的是，原子能机构的草案并未考虑那些主要的一般要素，特别是指控文件的提供问题。根据总干事的指示，原子能机构正不断地进行抵制，以便不提供声称属于伊朗的文件。这是真正的困境。自然十分不符合逻辑的是，提出一项所谓的主张，但却不对该主张提供任何支持?!!!!

2012 年 12 月 13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第七轮会谈

35-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原子能机构才开始举行会议，对结构化方案文本草案进行深入讨论。原子能机构小组最终接受了伊朗就向伊朗提供所谓的指控文件所提出的一些符合逻辑的观点，但总干事的指示再次叫停了该小组的行动。不过，在这次会议上，原子能机构根据模式草案第 5 条同意提供对谈判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与原子能机构的关切有关的所有相关文件”。

36- 与协议背离的是，原子能机构小组不断要求接触帕尔钦场址，并毫不理会双方关于先商定模式然后执行所商定的模式的协议。这些无正当理由的要求是一再违反上述共同协议由总干事授意的。

³ 见上文第 11 段以及《情况通报》第 786 号、第 804 号、第 805 号、第 810 号、第 817 号、第 823 号、第 827 号、第 833 号、第 837 号、第 847 号、第 849 号、第 850 号和第 853 号。

2013 年 1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第八轮会谈

37- 在这轮会谈期间，就结构化方案文本草案进行的密集讨论达成了几乎构成协议的许多共识。但与以往的做法一样，总干事的指示支配了讨论，使得讨论徒劳无功。

38- 但为了推进工作，伊朗只重点关注了三个主要段落，并向原子能机构小组提出了建议。其中建议与总干事讨论后在下次会议期间敲定文本。

2013 年 2 月 13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第九轮会谈

39- 这轮会谈如期举行，但令人吃惊的是，原子能机构小组宣布以往会议的所有成果无效，并退回到最初的第一轮会议。这清楚地表明他们没有达成文本的授权！经过长时间讨论，为达成文本取得了进展。在双方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原子能机构小组决定将其任务再延长一天，以便对伊朗小组敲定结构方案的积极性做出回应。但总干事插手进来，阻止了继续讨论。因此，原子能机构小组不得不返回维也纳。尽管原子能机构小组乐于商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但总干事拒绝这样做。虽然总干事对已取得的积极进展的个人意见，但原子能机构小组透露，总干事打算在报告中做出关于工作正在继续进行的中性表述，而不确定下一轮会议的具体日期。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总干事未相应地采取行动，而且与原子能机构的表述相反，他还在最近提交理事会的报告中发出了负面的讯息。

回顾一下美国代表在 2012 年 11 月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如果在 3 月之前伊朗还不开始与原子能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美国将与理事会其他成员一道致力于寻求理事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并将敦促理事会考虑将这种缺乏进展的情况报告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原子能机构与伊朗之间有关模式（结构化方案）的会谈而言，该发言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和破坏性做法。总干事通过不反映关于积极成果的事实、不接受扩大会议范围和拒绝确定下次会议日期的努力似乎表明，他打算顺应美国的决心、指示和做法。通过遵从来自原子能机构外部的指示，总干事的这一行为完全违背了原子能机构《规约》规定的总干事的使命。

40- 在这方面，总干事在 GOV/2013/6 号文件所载报告第 64 段中表示，“……尽管原子能机构和伊朗自 2012 年 1 月以来在九轮会议中进行了密集的对话，但一直没能就结构化方案达成协议。总干事无法报告在澄清未决问题包括在有关伊朗核计划可能的军事层面的问题方面取得了任何进展”。虽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表示愿意解决与伊朗核计划有关的所有不明确问题，但相反，原子能机构却抵押了所有其他主要议题，而只专注于获得对与原子能机构任务不相干的敏感军事基地（帕尔钦）的准入，这阻碍了在无需接触国家安全关切核心问题的余留不明确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应先商定模式然后执行所商定的模式。

2013 年 5 月 15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十轮会谈

41- 在第十轮会谈中，原子能机构小组和伊朗就模式中仍需最后确定的特定条款发表了意见。

42- 尽管原子能机构在第七轮会议中已在模式第 5 条中同意：“……原子能机构将就每个合并清单向伊朗提供有关问题和对其关切的详细解释，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供与原子能机构对据称伊朗已开展的活动的关切有关的相关文件。”，但在这轮会谈（第十轮会谈）期间，原子能机构出乎意料地重提上述已商定条款，将其文本修改为：“……原子能机构将就每个合并清单向伊朗提供有关问题和对其关切的详细解释。在适当情况下，将与伊朗共享或向伊朗提供与原子能机构对据称伊朗已开展的活动的关切有关的相关文件。”原子能机构小组这种反复无常的决定是使讨论延长并从而导致没有达成一致的主要原因。

43- 媒体新闻 2013 年 5 月 15 日报道说，与伊朗进行 5+1 会谈的美国代表团团长的那位副国务卿在 2013 年 5 月 15 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言时指出：“在某个时刻，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将不得不再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说：我已经进展不下去了；一直就没有响应；必须由你们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与这种方向诱导相一致的是，总干事已指示原子能机构谈判小组将结构化方案的一些条款恢复为以前会议的条款并重提以前已经商定的一些条款，这无疑导致讨论被延长和没有达成一致。总干事报告（GOV/2013/27 号文件）以及他在 6 月理事会会议上的开幕词是遵从美国的指示的明确表现。

模式（结构化方案）谈判概要

44- 虽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它已经履行了 INFCIRC/711 号文件所载商定模式规定的义务，但它再次展现了灵活性，以便达成超出其义务范围的商定模式（结构化方案），以此可以结束似乎无止境的所谓可能的军事层面问题的进程。但令人吃惊的是，总干事自第一次会议起就指示原子能机构小组不要在新的谈判文本中援引甚至提及 INFCIRC/711 号文件所载商定模式的名称。有必要忆及，INFCIRC/711 号文件是已得到理事会核可的商定模式，它导致解决了原子能机构确定的所有未决问题。

45- 在第一次谈判会议上，在就模式（结构化方案）达成一致之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原子能机构小组建议，为了解决 2011 年 11 月总干事报告中所述有关在马里万地区进行高能炸药试验的说法，对原子能机构所关切的马里万场所进行一次访问。但原子能机构小组按照总干事的指示拒绝了该建议。不清楚为什么总干事拒绝访问该场所和解决该问题。

46- 总干事插手谈判以及对原子能机构小组的重新调整证明原子能机构小组没有得到商定一个模式以结束这一循环的授权。显然，总干事的意图是使这一问题处于不了结状态，以便为伊朗的敌人铺平道路。

47- 符合逻辑的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应当确定范围，然后确定解决问题的相关后续措施。不合乎逻辑的是，迄今的实践模式显示，总干事指示原子能机构小组在每次会议上提出一项重复性的要求（要求接触帕尔钦），而对此要求，只能在达成商定模式后作出响应。

48- 该报告第 7 段详述了原子能机构对结构化方案文件的意见而没有反映伊朗的意见。以下是对该段落的一些意见：

- 虽然在“可能的军事层面”名下提出的被控问题远远超出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据其“保障协定”（INFCIRC/214 号文件）承担的义务，但伊朗仍自愿决定与原子能机构举行会谈，以消除任何模糊之处。在这一非常重要的措施从未获得赞赏的同时，原子能机构不正确地假定这是伊朗的一项义务。
- 该报告没有明确地说明“……解决所有未决问题”是什么意思，而仅提及所谓“可能的军事层面”问题。这造成了模糊，而且不符合预期的专业和讲求实事的报告，因此不能被接受。

在伊朗和原子能机构的会谈期间，除了“可能的军事层面”外，原子能机构只提出了两个问题，即经修订的第 3.1 条以及“附加议定书”条款的执行。伊朗已经提供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包括通过伊朗在理事会会议的发言和伊朗的解释性说明作了解释。该报告第 7 段中“……所有其他未决问题仍有待单独解决”的措辞非常含糊。将一种模式形成文字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清晰的路线图，从而使得在问题的数量、每个问题的范围和如何处理每个问题等各个方面不再有模糊之处，以便开始实质性的工作。在该模式的标题明确地系指 GOV/2011/65 号文件所载报告的附件情况下，在此上下文中加入不相关问题是不正当的。原子能机构自称，“重要的是，结构化方案文件应足够清晰，最大程度减少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以后在执行结构化方案方面可能产生的任何误解”。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留下任何模糊概念。我们认为，不明晰和含糊的概念只能导致对文件的不同解读，并会妨碍其执行。只有在该文件谈判期间讨论和解决分歧才是明智的。

- 不可接受的是，原子能机构要求伊朗提供无限的资料、文件和接触，而对向伊朗提供原子能机构的资料却附加条件，因此，没有考虑伊朗获得资料和文件的权利。
- 原子能机构在伊朗开展核查活动应以伊朗的“全面保障协定”为基础，如果在超出我们当前法律义务的领域开展核查活动，则须基于共同商定的框架。我们不能留下任何模糊概念。我们认为，不明晰和含糊的概念只能导致对文件的不同解读，并会妨碍其执行。只有在文件谈判期间讨论和解决分歧才是明智的。
- 处理“模式”中的问题的合乎逻辑的方式是一步步地讨论一个议题或一组议题，以消除模糊之处和加以了结。返回一个已经了结的议题意味着进入恶性循环和无尽头的过程，这违背了解决问题模式的主要目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49- 原子能机构必须认识到，在关于结构化方案的会谈中，一方是拥有所有正当权利和安全关切的主权成员国，而另一方是根据《规约》负有充分尊重成员国安全和保护

机密的规定职能的一个国际组织的秘书处。

50- 这些事实是造成进程拖延的原因，其后果是导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B2. 所谓可能的军事层面

51- 伊朗在以前对总干事报告的说明和最近作为 INFCIRC/850 号文件印发的说明中，对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商定的“工作计划”（INFCIRC/711 号文件）的详细历史情况包括关于可能的军事层面问题的“被控研究活动”作了解释。

52- 根据“工作计划”，仅存在六个未决问题，而且正如前任总干事所报告的那样（GOV/2007/58 号文件和 GOV/2008/4 号文件），这些问题均已全部得到解决。根据“工作计划”，虽然所谓的“被控研究活动”从未被视为一个未决问题，但仍纳入了工作计划之中，以便“然而，原子能机构将向伊朗提供对其所掌握的……文件的接触”，然后，“一俟原子能机构收到所有相关文件，伊朗将对此进行审查并向原子能机构通报其评定意见”。尽管原子能机构一直没有向伊朗提供所要求的“文件”，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还是认真地审查了所出示的所有不正式、不客观且不真实的资料，并向原子能机构通报了“其评定意见”。在这方面，应忆及以下要点：

- i. 原子能机构未向伊朗提供载有与伊朗有关的关于“被控研究活动”文件证据的任何原始和经鉴定的文件。
- ii. 美国政府没有向原子能机构转交文件原件，因为它事实上没有任何经鉴定的文件，它声称它所拥有的任何文件都是捏造的文件。原子能机构未向伊朗提供任何文件原件，向伊朗出示的文件和材料均不具真实性，经证明全都是捏造的、毫无根据的指控，是对伊朗的虚假指控。
- iii. 原子能机构怎么可以支持或追查在不提供具有真实性的文件原件的情况下向一国提出的指控，并要求该国证明自己的无辜或要求其作出实质性解释呢？这是一些国家在导致“普遍核可”（正如 1995 年理事会第 872 次会议主席在 GOV/OR.872 号文件中所援引的那样）旨在加强保障的所谓“第一部分”措施的理事会讨论期间所预见的实际关切之一。关于“第一部分”措施，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 “应当在假定各国清白而不是假定每个国家都是可能的违规者的前提下寻求提高保障体系的效率”。就此而言，原子能机构根据毫无根据的指控对伊朗提出了前所未有并且非法的要求。
 - “应当明确排除借助来自情报机构的数据的做法”，尽管如此，秘书处仍若干次明确宣布，所收到的资料来自情报机构，而事实已经证明，那些情报是捏造和虚假的。
- iv. 原子能机构在 2008 年 5 月 13 日的一份书面文件中明确表示：“原子能机构未向伊朗提供或出示在‘绿盐项目’与‘被控研究活动’其他余留问题即‘高能炸药试验’和‘导弹再入大气层飞行器’之间建立行政联系的任何

文件”。该书面文件证明，所谓与“被控研究活动”有关的文件事实上在这方面缺乏任何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令人遗憾的是，原子能机构所表示的这种明确的事实从未在总干事报告中得到反映。

53- 考虑到上述事实，并考虑到不存在关于“被控研究活动”的文件原件，没有有效的文件证据表明这种捏造的指控与伊朗的活动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并且总干事在 GOV/2008/15 号文件第 28 段报告说“原子能机构仍未探测到与被控研究活动有关的核材料的实际使用情况”（因为这些活动实际上就不存在）；还铭记以下事实：伊朗已经履行了向原子能机构提供资料和评定意见的义务，前任总干事已经在其 2008 年 6 月、9 月和 11 月的报告中指出原子能机构不掌握关于伊朗实际设计或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部件或某些其它关键部件如引爆装置或关于相关核物理学研究的任何情报；因此，这一问题现在必须了结。

54- 如果打算提出“被控研究活动”（“绿盐项目”、“导弹再入大气层飞行器”、“高能炸药试验”）之外的其他问题如可能的军事层面等，那么，这种问题本应在“工作计划”的谈判中由原子能机构提出，因为原子能机构在谈判期间拟定的详尽无遗的清单中已列入了所有未决问题。人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工作计划”（INFCIRC/711 号文件）中不存在题为“可能的军事层面”的任何问题和项目。忆及“工作计划”第 IV 条第 1 段指出，“这些模式涵盖所有问题，而且原子能机构已确认对于伊朗过去的核计划和核活动没有任何其他余留问题和模糊之处”，因此，以“可能的军事层面”为标题引入一个新问题与“工作计划”相违背。

55- 根据 GOV/2009/55 号文件所载总干事报告第 19 段，原子能机构表示无法确认构成“被控研究活动”基础的文件真实性。这就证明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评定意见，即“被控研究活动”属于有政治动机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56- “工作计划”第 IV 条第 1 段规定，“这些模式涵盖所有余留问题，而且原子能机构已确认对于伊朗过去的核计划和核活动没有任何其他余留问题和模糊之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往和目前的所有核活动显然一直属于和平目的，并将继续接受完整范围的全面保障。因此，与此相反的任何资料均系捏造、杜撰、虚假和毫无根据的指控。

57- “工作计划”第 IV 条第 5 段规定：“原子能机构和伊朗同意，在实施有关解决未决问题的上述工作计划和商定的模式之后，将以例行方式在伊朗开展保障执行工作。”此外，在“工作计划”第 IV 条第 3 段，原子能机构承认，“原子能机构代表团认为，有关上述问题的协议将进一步提高在伊朗执行保障的效率及其得出伊朗核活动纯属和平性质之结论的能力”。据此，尽管已经实施了“工作计划”，但原子能机构仍有义务确认伊朗核活动纯属和平性质。

5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充分履行了在“工作计划”中商定的义务；在此过程中，伊朗采取了超出其“全面保障协定”规定的法定义务范围的自愿步骤。

59- 考虑到以上所述和 GOV/2009/55 号文件所载前任总干事的报告确认伊朗已通过向

原子能机构通报其评定意见履行了关于“被控研究活动”的义务，并考虑到十分积极的事态发展和伊朗与原子能机构之间建设性的共同合作，特此强烈希望原子能机构宣布按照“工作计划”（INFCIRC/711 号文件）最后一段的规定以例行方式在伊朗开展保障执行工作。

60- GOV/2008/4 号文件所载前任总干事报告关于可能的军事层面的第 54 段表示：“但应当指出的是，原子能机构并未发现与被控研究活动有关的使用核材料的情况，原子能机构也不掌握这方面的可信资料。”该报告中还缺少前任总干事公布的以下事实，即关于“被控研究活动”的文件缺乏真实性，而且没有使用任何核材料以及没有制造任何关键部件。

61- 根据“工作计划”，伊朗已经对“被控研究活动”作了充分的处理，因此，“工作计划”中的这一项目也正在了结。对开展新一轮实质性讨论以及提供资料和准入的任何要求都绝对违背了双方承诺遵守的经谈判商定的“工作计划”的精神和文字。应当忆及的是，商定的“工作计划”是原子能机构负责保障、法律和决策机关的三名高官与伊朗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深入谈判的成果，而且最终得到理事会的确认。因此，伊朗强烈希望原子能机构尊重其与成员国的协议，否则将危及对于可持续合作不可或缺的相互信任和信赖。

62- 根据“工作计划”，原子能机构必须向伊朗提供所有文件，而后才能期望伊朗“向原子能机构通报其评定意见”。事先并未预见到通过访问、会议、人员访谈、擦拭取样来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政府没有向原子能机构转交任何文件原件，因为正如前任总干事所断言的那样，它事实上没有任何经鉴定的文件。与此同时，由于拒绝向伊朗提供关于所谓的“被控研究活动”的所有文件，原子能机构并没有履行 INFCIRC/711 号文件第 III 部分规定的义务。尽管如此，但基于真诚并本着合作精神，伊朗还是超越上述谅解同意与原子能机构进行讨论，提供必要的辅助文件并向原子能机构通报其评定意见。该评定意见载于一份 117 页的文件，它们都证明指控均系杜撰或捏造。这实际上是对内容和形式所作的回顾。

63- 以下是原子能机构访问伊朗军用场址包括帕尔钦的小组提出的相关报告，其中清楚地表明，伊朗提供了全面合作，总干事故意重新挑开的问题已经了结！

- 2005 年 9 月 2 日 GOV/2005/67 号文件第 41 段，“正如负责保障司的副总干事 2005 年 3 月 1 日在理事会的发言中所介绍的那样，伊朗 2005 年 1 月同意作为一项**保持透明度的措施**，**允许原子能机构访问位于帕尔钦的一个场址**，以便就该场址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提供保证。**原子能机构获准从其所确定的有潜在意义的四个场区中选择任何一个场区**。原子能机构被要求尽量减少在该场区访问建筑物的数量，因此原子能机构**选定了五个建筑物**。原子能机构获准**自由进入这些建筑物及其周围区域**，并被允许**采集环境样品**。这些样品的结果并没有表明存在核材料；原子能机构在所访问的场所也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两用设备或材料**。”

- 2005 年 9 月 2 日 GOV/2005/67 号文件第 49 段，“作为一项透明化措施，伊朗已允许原子能机构访问位于克拉多兹、拉维桑和帕尔钦的国防相关场址。原子能机构在克拉多兹没有发现任何核相关活动。”
- 2005 年 11 月 18 日 GOV/2005/87 号文件第 16 段，“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和负责保障司的副总干事于 2005 年 10 月 30 日举行会议之后，原子能机构于 2005 年 11 月 1 日获准进入位于帕尔钦有关区域的所要求建筑物（见 GOV/2005/67 号文件第 41 段），其间采集了环境样品。在所访问的建筑物中，原子能机构没有观察到任何不寻常的活动。原子能机构的最终评定正在等待环境样品的分析结果。”
- 2005 年 11 月 18 日 GOV/2005/87 号文件第 21 段，“原子能机构欢迎对帕尔钦场址提供的准入。”
- 2006 年 2 月 27 日 GOV/2006/15 号文件第 32 段，“2005 年 11 月 1 日，原子能机构获准进入帕尔钦的一个军用场址，并在那里采集了若干环境样品。原子能机构没有观察到所访问的建筑物中有任何异常活动，环境样品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在这些场所不存在核材料。”
- 2006 年 2 月 27 日 GOV/2006/15 号文件第 52 段，“在这方面，伊朗已允许原子能机构访问位于克拉多兹、拉维桑和帕尔钦的国防相关场址。在所访问的位于克拉多兹和帕尔钦的建筑物中，原子能机构没有观察到任何异常活动，环境样品的分析结果也没有表明在这些场所存在核材料。”

64- 关于总干事报告（GOV/2013/40 号文件）第 4 段，原子能机构期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准许对伊朗的所有相关资料、文件、场址、材料和人员进行接触。对等而言，伊朗也有正当权利和期望接触有关所谓伊朗核计划可能的军事层面的所有所谓文件和资料，以便进行回复准备。

65- 应当忆及，根据伊朗和原子能机构在 2007 年就所谓“被控研究活动”商定的导致 GOV/2007/58 号文件和 GOV/2008/4 号文件所载总干事报告中报告的所有余留未决问题（六个未决问题）已得出结论和被了结的“模式”（INFCIRC/711 号文件），原子能机构将“向伊朗提供所有相关文件”，并期望在此情况下，“伊朗将对此进行审查并向原子能机构通报其评定意见”。

66- 虽然原子能机构没能向伊朗提供这些所谓文件中的任何文件，原子能机构却一再声称拥有总体可信的文件和情报，并在未向伊朗提供它们和进行核实和真实性验证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作出了自己的错误评定！

67- 关于总干事报告（GOV/2013/40 号文件）第 5 段，伊朗再次表示愿意就模式达成协议，以澄清所谓的未决问题。因此，应当按照伊朗的义务和根据双方商定的模式提供准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完全没有义务向原子能机构提供超出其“保障协定”要求的任何类型准入，除非商定了某种模式。

68- 例如，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求原子能机构提供与导弹核载荷有关的文件的资料时，原子能机构仅只是在 2012 年 1 月的会议上再次展示了 PowerPoint 演示片格式的有关“被控研究活动”的同一些材料。实际上，根据原子能机构的说法，“被控研究活动”是在 2004 年进行的，那是九年前的事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原子能机构仍不向伊朗提供“被控研究活动”文件，称拥有文件的国家没有在此方面予以合作。重要问题是，GOV/2009/35 号文件所载前任总干事报告提到了所谓文件提供者的这种不合作，该报告第 23 段指出：“总干事促请已向原子能机构提供文件的成员国与原子能机构制订新的模式，以便其可以与伊朗共享进一步的文件，因为，由于原子能机构无法与伊朗共享补充资料，并且也无法向其提供副本或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原件，这正在使得原子能机构难以在其核查工作中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但这种不合作在总干事最近的报告中根本没有得到反映，尽管作了口头上的明确说明。

69- 总干事在 GOV/2013/40 号文件所载报告第 52 段表示：“自 2011 年 11 月以来，原子能机构获得了更多的情报，由此进一步核验了该附件中所载的分析”。这种说法完全不实，因为原子能机构在 2012 年 1 月 30 日使用 PowerPoint 向伊朗所展示的资料都是 2004 年美国提出的有关“被控研究活动”的同一些资料，其中没有任何新资料。但原子能机构却在一些演示片上加上了醒目的“NEW”（新资料）字样，它们实则并非新资料，而实际上是美国近来逐步重新提供给原子能机构的在 2004 年杜撰和捏造的同一些资料，正如伊朗在上一份说明中投诉的那样，原子能机构一直未向伊朗提供该资料。

70- 关于总干事报告（GOV/2013/40 号文件）有关所收到的情报（对这些情报，“原子能机构……的评定意见是，它们总体上可信”）的第 52 段，如果原子能机构收到并核实的情报如其所说的那样是可信的，那么：第一，原子能机构出于什么原因拒绝向伊朗提供支持文件；第二，原子能机构是在没有进行客观和独立核实以及根本没有向伊朗提供获得须采取核实措施的文件的机会情况下，对其所收到的文件和情报的可信性和真实性作出预先判断的。这种工作方法当然损害了原子能机构的专业精神和信誉。有必要忆及，前任总干事在 2005 年 9 月 GOV/2005/67 号文件第 41 段报告说，“原子能机构获准自由进入[位于帕尔钦的]这些建筑物及其周围区域，并被允许采集环境样品。这些样品的结果并没有表明存在核材料；原子能机构在所访问的场所也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两用设备或材料”，并在 2006 年 2 月 GOV/2006/15 号文件第 52 段报告说，“伊朗已允许原子能机构访问位于克拉多兹、拉维桑和帕尔钦的国防相关场址。在所访问的位于克拉多兹和帕尔钦的建筑物中，原子能机构没有观察到任何异常活动，环境样品的分析结果也没有表明在这些场所存在核材料。”在已经进行并报告了这类实情核实的情况下，提出指控有损于了原子能机构核查体系的信誉。

71- 关于总干事报告（GOV/2013/40 文件）第 57 段，其中表示，“伊朗仍然必须按照原子能机构 2012 年 2 月以来提出的要求对有关帕尔钦场址和外国专家的详细问题作出实质性答复，不再拖延地提供对该场所[帕尔钦]的准入”，但又不制订一个关于合作的法律框架（模式）以及不提供必要的法律保证和安排，这是不可接受的。第 54 段中“原子能机构得到的 2005 年 2 月至 2012 年 1 月期间的卫星图像显示，容纳该

安全壳的建筑物或其附近实际上没有任何活动”的句子与总干事（GOV/2012/55 号文件）报告第 40 段所述句子即“一些活动持续到 2003 年之后”相矛盾。卫星图像和媒体信息不能构成判断的基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非常容易地证明这类信息是不准确的。例如，当一些报纸对在帕尔钦使用卡车送土之事大惊小怪时，总干事迅速确认了那些报纸的说法。而那些卡车运输是由于正在帕尔钦修建新的道路和铺设沥青（以前的道路因跨河大坝建设而被淹没）。总干事的这种草率的姿态损害了原子能机构的信誉。有必要提及，根据 1995 年通过和分发的关于加强保障的题为“第一部分”的文件，原子能机构应首先假设所有成员国都是无辜的，而这种预先判断与上述决定的精神相矛盾。

72- 尽管若不商定上述框架便不能开始采取任何行动，但为了证明我们的政治意志，我们自开始会谈以来就一直没有反对过原子能机构建议处理的包括帕尔钦在内的项目表。应当通报的是，在 2012 年 2 月德黑兰会谈期间，在达成一个模式之前，为了表明伊朗的政治意志，伊朗通知副总干事说，伊朗准备在当日提供对原子能机构声称进行了高能炸药试验的马里万场所的准入，并此外，在下周提供对帕尔钦的准入。但令人吃惊的是，原子能机构小组通知我们，总干事不接受这些慷慨表示。因此，所有噪音都具有政治动机，目的是破坏我们与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伊朗已经若干次证明，对可能的军事层面的所有指控都是毫无根据和虚假的。我们宣布，一俟原子能机构接受我们在会谈期间使用建议措辞表达的正当合法的立场，并从而达成模式，伊朗将随时准备根据该模式提供对帕尔钦的准入。

73- 关于总干事报告（GOV/2013/40 号文件）有关与原子能机构合作处理所有未决问题的第 53 段，伊朗将仅在收到相关文件后提交驳斥原子能机构的指控的证据。原子能机构只向伊朗提交了被称为“文件 18”的单份文件（GOV/2008/15 号文件附件 A2，文件 3），对此，伊朗已在其这方面的初步申报中要求原子能机构回答一些简单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原子能机构为什么在 2008 年称该文件“属于伊朗”，而后来在 2011 年 11 月的报告中又称伊朗“已经接触了该文件”？原子能机构尚未对其自相矛盾的说法作出任何答复，原子能机构的惟一回答是：“一个国家是这么说的”。原子能机构以随附于 2011 年 11 月报告的一张彩图的形式提供了其结论，而那些结论仅仅是根据上述毫无有效性并且被提供国进行了篡改的文件得出的。

C. 执行伊朗“保障协定”

C1. 总的情况

74- 伊朗的“保障协定”（INFCIRC/214 号文件）第 2 条要求“按照本协议定的条款”执行保障。总干事提交理事会的每份报告包括 GOV/2013/40 号文件所载报告均表明并确认，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保障执行工作是按照伊朗的“保障协定”进行的，不存在任何不足、不一致或模糊之处，这反映在 GOV/2013/40 号文件所载报告的不同部分，例如：

- a. 第 8 段表示：“伊朗已……向原子能机构申报了 17 座核设施和……九个设施外场所”和“……原子能机构继续核实这些设施和设施外场所已申报的材料未被转用。”
- b. 伊朗的所有核设施都处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之下（第 8 段），具体是浓缩设施（第 9 段至第 27 段）、重水研究堆（第 31 段至第 36 段）、德黑兰研究堆（第 30 段和第 64 段）、放射性同位素生产设施（第 30 段）、铀转化设施和燃料制造厂（第 39 段至第 50 段）、伊斯法罕重水零功率堆（第 63 段）、布什尔核电站（第 66 段）。
- c. 原子能机构已经能够从各核设施采集样品，以核实伊朗所作的申报，具体有：纳坦兹燃料浓缩厂，正如第 17 段表述：“根据在燃料浓缩厂采集的环境样品分析结果和其他核查活动情况，原子能机构的结论是，该设施一直接伊朗在相关《设计资料调查表》中所申报的那样运行”；纳坦兹燃料浓缩中试厂，正如第 23 段所述：“根据在燃料浓缩中试厂采集的环境样品分析结果和其他核查活动情况，原子能机构的结论是，该设施一直接伊朗在相关《设计资料调查表》中所申报的那样运行”；福尔多，正如第 27 段所述，“根据在福尔多燃料浓缩厂所采集的环境样品分析结果和其他核查活动情况，原子能机构的结论是，该设施一直接伊朗在最新的福尔多燃料浓缩厂《设计资料调查表》中所申报的那样运行”。

C2. 设计资料（“辅助安排”经修订的第 3.1 条）

75- 伊朗自 2003 年起曾自愿执行“辅助安排”经修订的第 3.1 条，但由于安全理事会针对伊朗和平核活动的非法决议，伊朗中止了对该条款的执行。但伊朗目前正在执行“辅助安排”的第 3.1 条，因此，该报告第 58 段关于“伊朗没有在执行其‘辅助安排’总则经修订的第 3.1 条关于及早提供设计资料的规定”的陈述是虚假和错误的。伊朗没有义务执行经修订的第 3.1 条，并且伊朗已经遵守了适时提供设计资料的义务。

76- 事实上，暂停适用经修订的第 3.1 条对原子能机构核实正在设计中甚或正在建造中的设施的设计的能力没有不利影响，因而不妨碍原子能机构实施有效的保障方案。应当指出，对于正在规划或正在建造中的那些设施，尚没有保障方案。因此，第 58 段的说法即“缺乏这种早期设计资料还对原子能机构核实设施设计的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并妨碍了原子能机构实施有效的保障方案”是错误的并具有误导性。但应当强调指出，伊朗一直在出现任何更改时根据第 3.1 条不断更新其在运设施的《设计资料调查表》。因此，上述不正确和政治性的说法违背了原子能机构《规约》和“保障协定”（INFCIRC/21 号文件），这是总干事的政治动机的明确表现。

77- 关于重水研究堆（IR-40）的《设计资料调查表》，IR-40 的《设计资料调查表》已在大约六年前自愿提交原子能机构。虽然我们没有义务，因为我们没有在适用“辅助安排”经修订的第 3.1 条，但伊朗仍自愿提供了资料和向原子能机构视察员提供了准入，以便在该设施开展设计资料核实，原子能机构通过持续视察收到了最新资料，但

遗憾的是，总干事对此一直没有表示赞赏（第 32 段至第 36 段）。

78- 关于第 28 段、第 59 段、第 60 段和第 61 段，伊朗正在并将继续按照其“保障协定”的规定及其“辅助安排”的规定行事，并将适时向原子能机构作出通报和提供相关《设计资料调查表》。

C3. 重水相关项目

79- 原子能机构在 GOV/2013/40 号文件所载报告第 38 段就接触重水生产厂提出的要求不是“保障协定”规定的合法要求，而是完全属于“附加议定书”的规定；此外，采集贮存在铀转化设施的重水样品的要求甚至超出了“附加议定书”的要求范围。

80- 此外，以非法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为借口要求提供任何资料或准入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法律上都是不正当的，而且会树立一个非法的先例。应当指出，“全面保障协定”并未涵盖重水厂。原子能机构的要求还超出了非法的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范围，那些决议仅要求对中止情况进行核实。因此，在伊朗根据原子能机构《规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不容剥夺的权利明确和响亮地表示没有中止重水相关项目工作时，原子能机构没有必要提出这些毫无根据的要求。因此，检查伊朗是否已经中止其活动的要求是滑稽可笑的！

D. 附加议定书

81- 该报告在第 62 段前插入了假定伊朗应该执行“附加议定书”的小标题“附加议定书”。总干事以这一错误的假设为依据正在要求采取非法的措施，并通过在其报告第 52 段中宣称“伊朗没有提供必要的合作，包括没有执行其‘附加议定书’……”的虚假陈述误导理事会。

82- 撇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伊朗“保障协定”实施工作的擅自干预不说，无论对伊朗就“附加议定书”所作承诺的歪曲，还是从安全理事会非法的决议中推导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都是不切实际的，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都不具有约束力；理事会在这方面要求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是不符合规定的、具有政治动机的和非法的。应当强调指出，伊朗已经完全履行了其保障义务并将继续这样做。

83- “附加议定书”不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它属于自愿性质。因此，包括伊朗在内的许多成员国（《2012 年保障执行情况报告》报告有 57 个国家）目前没有执行“附加议定书”。但应当提请注意的是，作为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伊朗在超过两年半的时间里自愿执行了“附加议定书”。

84- 尽管作为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伊朗在超过两年半的时间里（2003—2006 年）配合自愿执行了“附加议定书”，但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同一期间，理事会在少数西方国家的压力下通过了针对伊朗的七份非法和具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这清楚地表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问题既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而正是政治化的问题。

85- 作为主权权利，伊朗尚未批准因而也就没有义务执行“附加议定书”。GOV/2013/40 号文件所载报告第 67 段中关于“伊朗没有提供必要的合作，包括没有执行其‘附加议定书’”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并且超出了总干事的法定任务范围。原子能机构有义务根据原子能机构《规约》和相关“保障协定”核查成员国的履约情况。

86- 未经主权国家同意便将自愿性文书转变为法律义务基本上是不可接受的。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NPT/CONF.2010/50 号文件，第 1 卷）以及原子能机构大会（GC(56)/RES/13 号决议）都申明了有关“附加议定书”的这一基本概念；后一决议表示：“缔结附加议定书是各国的主权决定”。

87- GOV/2013/40 号文件所载报告脚注 69 表示，“理事会早在 1992 年起就在许多场合确认，与伊朗‘保障协定’第 2 条相对应的 INFCIRC/153 号文件（修订本）第 2 款授权并要求原子能机构寻求核实当事国的核材料未从已申报活动中被转用（即正确性）和当事国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活动（即完整性）（例见 GOV/OR.864 号文件第 49 段和 GOV/OR.865 号文件第 53 段至第 54 段）”。在这方面，应指出以下几点：

- a. 尽管该脚注表示，“伊朗‘保障协定’第 2 条授权并要求原子能机构寻求核实当事国的核材料未从已申报活动中被转用（即正确性）和当事国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活动（即完整性）”，但该报告没有完整转载伊朗“保障协定”第 2 条，因为该条明确重申原子能机构“有**权力和义务确保按照本协定的条款对……全部源材料或特种可裂变材料实施保障**”！因此，要求伊朗执行超出伊朗“保障协定”范围的核查措施如执行“附加议定书”超出了原子能机构的权力和义务，是非法的和不具有约束力的。
- b. 理事会从未授权或要求原子能机构寻求核实成员国的核材料未从已申报活动中被转用（即正确性）和成员国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活动。GOV/OR.864 号文件所载记录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种个人观点，而且只是那次理事会会议主席所作的一个总结。他说：“理事会核可‘93+2 计划’的总体方向”，随后，理事会的一些成员表达了保留意见，例如，“接受 GOV/2784 号文件中提出的建议并不会意味着核可该文件所述的任何具体措施或秘书处所作的法律解释”。理事会并未确认主席在该发言中所发表的意见。因此，这既不意味着“一致同意的解释”，也不会产生任何“单方面义务”。如果脚注 67 所说的单方面解释属实，就没有必要将“附加议定书”编纂为法典，因此，就正确性和完整性而言，“保障协定”本已足够。

88- 基本而言，对双边协定包括“保障协定”所作的可能影响其适用的任何单方面解释在双方批准新解释前都不具有约束力。

89- 有趣的是，原子能机构不仅单方面解释“保障协定”，还在 GOV/2013/40 号文件第 67 段称有**权力和授权**执行“附加议定书”，声称“原子能机构无法提供关于……不

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的可信保证”，因为“伊朗没有提供必要的合作，包括没有执行其‘附加议定书’”。但原子能机构确实需要对它特别和歧视性地侧重于在伊朗执行“附加议定书”作出解释。

9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对核材料和核设施实施保障方面与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充分的合作。因此，诸如“……伊朗没有提供必要的合作，包括没有执行其‘附加议定书’，原子能机构无法提供关于伊朗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的可信保证，并因此无法得出伊朗的所有核材料均用于和平活动的结论”之类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有失公正的又一个事例。

91- 伊朗已申报的所有核材料都经过了衡算，并且仍用于处于原子能机构全面监视之下的和平活动。以非专业方式分别在“全面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的范畴内将“已申报的核材料”和“所有核材料”这些概念混为一谈在法律上是不合理的，这会误导普通公众，并与“不结盟运动”在理事会上的若干次发言中所表达的期望相悖，“不结盟运动”表示，“‘不结盟运动’强调各国根据各自的保障协定承担的法定义务与自愿采取的不构成法定保障义务的建立信任措施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就上述概念得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相应作出纠正。

92- 值得一提的是，《2012 年保障执行情况报告》中说：“在有生效的全面保障协定但没有生效的附加议定书的 57 个国家[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开展了保障活动。秘书处没有发现这些国家申报的核材料被从和平核活动转用的任何迹象。秘书处据此得出结论：这些国家已申报的核材料仍然用于和平活动”。

93- 总干事的任务在原子能机构《规约》作了规定，因此，总干事绝不是安全理事会的监督人员和（或）评价人员。

94- 关于执行“附加议定书”的任何要求都是违背原子能机构《规约》和伊朗“保障协定”的。因此，在总干事今后的报告中不得重复这种非法要求。

95- 在这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保留对总干事在提交理事会的报告中的观点的误解所造成的一切损害提出索赔的权利。

E.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朗和平核计划的非法决议

9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清楚地表明，根据原子能机构《规约》和“保障协定”等的法律规定，针对伊朗的理事会决议是非法的和不正当的。伊朗和平核计划问题被非法转交给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又采取了通过具有政治动机的、非法的和不公正的针对伊朗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这一错误的做法。因此，原子能机构源自这些决议的任何要求都是不合法的和不可接受的。

97- 鉴于所述安全理事会决议没有通过相关法律程序，而且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发

表的，因此它们绝对没有法律约束力。将伊朗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违背了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十二条 C 款的规定，因此，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发表也违反了《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此外，即使其发表可能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合法实践，那也不能提及第七章第四十一条，这种提及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根本没有受到威胁。事实上，原子能机构寻求执行不合法决议的规定、在其所有报告中将它们描述为伊朗的法定义务，并频繁提及伊朗没有履行这些所谓的法定义务，说明原子能机构已变得比教皇还教皇。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最好将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任务委托给这些决议的起草者，即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确切地说，他应当努力履行《规约》赋予他的与核能和平利用有关并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又加以重申但却被他忽视了的本职责任，即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和相关技术转让，以及消除双重标准和平行集团。总干事应该认真思考，他为什么尚未履行总干事的最基本职责，以保护成员国提供给原子能机构视察员的机密资料，或者报告在应成员国请求以非歧视的方式实施核燃料供应方面遇到的政治障碍。总干事应思考的是其已堆积的职能，而将别人的事情留给他们自己。

98- 根据原子能机构与联合国的协定（INFCIRC/11 号文件）第三条第二款，“原子能机构应当向安全理事会和联大报告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十二条 C 款意义上的任何违约案件。”就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保障协定而言，《规约》第十二条 C 款所要求的情况从未发生过。因此，安全理事会介入伊朗和平核计划完全违背了关于原子能机构的实践和程序的组织要求、法定要求和保障要求。事实上，在这方面根本没有理会安全理事会介入原子能机构提交的问题所须遵循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法律要求。一国的核问题只有在下述某些条件下才能提交安全理事会：

- a) 按照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十二条 C 款查明违约行为（转用情况）是将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必要先决条件，这项工作委托给了原子能机构视察员，而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应当通过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向理事会报告工作情况。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从未提到过伊朗有任何“违约行为”或者在和平核活动中有任何转用的情况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一直反复强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未发生过已申报核材料和核活动被转用的情况。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每次报告都重申了这一结论。
- b) 此外，根据 1974 年 5 月 15 日“伊朗和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协定”（INFCIRC/214 号文件）第 19 条，只有“在理事会在对总干事向其报告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后认为原子能机构无法核实按照该协定的规定需要接受保障的核材料未被转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情况下”，原子能机构才能根据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十二条 C 款将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其全部报告中不断表示，原子能机构一直能够核实伊朗已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未被转用于军事目的，而且它们始终绝对处在和平用途之下，因此，理事会不是根据第 19 条而是根据第十二条 C 款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的，这是不正当的。

- c) 原子能机构还可以在涉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情况下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一国的核活动情况，并将因此根据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三条 B 款第(4)项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这方面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与这几国作为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的依据的毫无根据的指控相反，没有任何一份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报告将伊朗的核活动描述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相反，这些报告还明确申明这些活动是和平的，伊朗境内不存在转用核材料的情况。

99- 基于上述理由，安全理事会介入原子能机构的工作是不正当的。原子能机构应当继续履行严格遵照与伊朗的“保障协定”（INFCIRC/214 号文件）所作的规定与伊朗一道执行“保障协定”的责任。

F.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相抵触

100- 除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非法的违约行为报告和将伊朗和平核计划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所有决议的通过也都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违反国际法的。

101- 安全理事会作为一个由会员国设立的联合国机关须受法律要求的约束，并有义务遵守对会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同样的国际规范性规则。安全理事会在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应遵守所有国际规范，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毫无疑问，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只要违背了此类规则和原则就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⁴。

102- 根据《宪章》第二十五条，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内的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但按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应“遵照联合国之宗旨及原则”，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决议而言，并非这种情况。因此，这些决议是不可接受的，执行它们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不合理的。

103- 根据原子能机构《规约》，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平核计划的决定有着上述同样的缺陷。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三条 B 款第 1 项通过第三条 B 款第 1 项将原子能机构的职能与联合国联系在一起。该条款内容如下：“机构执行职能时，应：1. 依照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宗旨与原则，并遵循联合国促成有安全保障的世界裁军的政策及根据此项政策所订立的任何国际协定进行工作”。

⁴ 正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在一份判决书中所表示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宪章》的条文还是精神都没有设想安全理事会不受法律约束。”同样，正如国际法院在 1971 年的咨询意见中所认为的那样，会员国只有在安全理事会作出的决定符合《联合国宪章》时才应遵守它们。

104- 以下案例是通过安全理事会和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决议违反《联合国宪章》序言以及宗旨和原则的一些事例：

a) 根据《宪章》序言第一段，安全理事会应采取行动，“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一 要求在不对原子能机构核查活动造成任何影响的情况下中止处于原子能机构全面监视之下的和平核活动：

1. 只会阻碍公众“较善之民生”的改善，以及“妨碍伊朗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这与“保障协定”第四条(a)款背道而驰）；
2. 将违反“保障协定”第四条(b)款规定的原子能机构应“避免不当地干扰伊朗的和平核活动，特别是设施的运营”的义务；
3. 将违反“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和“正义原则”。事实上，既没有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材料和核活动被转用的任何报告，也没有由于伊朗的核活动而对于“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的断定（根据《宪章》第三十九条），只有作为削弱成员国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所享“不容剥夺权利”的手段在无法证实的所谓“被控研究活动”中的一些模糊不清、毫无根据和未经核实的指控。

一 安全理事会第 1803（2008）号决议中除其他外，特别重申伊朗有义务“不再拖延地采取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GOV/2006/14 号决议所要求的步骤，这些步骤是对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建立信任和解决悬而未决问题所不可或缺的”，也“超出伊朗‘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的正式要求”（GOV/2008/38 号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某些事项并不是授权安全理事会“强制执行或解释”伊朗的“保障协定”。原子能机构不是联合国的一个附属机构或其他分支机构。两个机构尽管以多种方式进行合作，但相互之间却是完全独立的，谁也无权行使赋予对方的任何权力。如果伊朗违反了自己的“保障协定”，原子能机构可以根据原子能机构《规约》终止援助，或者要求返还提供给伊朗的物质和设备。如果违约行为持续存在，甚至可以将伊朗逐出原子能机构。这些都是对任何成员国违反其“保障协定”可利用的补救手段。在出现争端的情况下，只有原子能机构和“保障协定”第 22 条所设想的“仲裁小组”才有权“强制执行”或“解释”成员国的“保障协定”。

要求通过或实施作为“理事会要求采取的步骤”同时又属于“自愿的和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附加议定书”，以及要求中止和平核活动是违背国际规范、《条约法公约》和伊朗的“保障协定”的，因此是与“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

务，久而弗懈”相抵触的。

一 更概括地说，要求中止和平核活动将与“发展权”、“自然资源权”和“自决权”相抵触。这些权利属于各国的基本权利，侵犯这些权利需要侵犯者承担国际责任。国家或国际组织限制这种权利的任何行动都构成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尤其包括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的行为。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六次审议会议“最后文件”中，该条约所有缔约国均确认，“应当尊重每一国家在核能和平利用领域的选择和决定，并且不得影响其核能和平利用方面的政策或国际合作协定与安排及其燃料循环政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体缔约国通过的 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最后文件”又对此作了重申。因此，安全理事会针对伊朗的行动明显违背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各项原则和原子能机构《规约》。

b) 根据第一条第一款（《宪章》的“宗旨”），为了“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安全理事会应“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采取措施。

安全理事会从未断定伊朗的核计划属于《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尽管如此，它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通过了一些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决议。在诉诸《联合国宪章》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措施之前，安全理事会必须已经用尽了《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规定的一切必要程序。尽管原子能机构所确定的未决问题已得到解决，基于捏造数据的“被控研究活动”指控缺乏有待证实的经鉴定资料，而且伊朗所有的核活动都处在原子能机构保障之下，但令人遗憾的是，与所规定的“和平方法及正义和国际法之原则”背道而驰，安全理事会对伊朗和平核活动诉诸了变本加厉的敌对做法。十分荒谬的是，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同该地区一些国家那样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则它将受益于更多的权利和更少的义务。此外，安全理事会的不公正行为发出了一个具有破坏性信号，即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无益的，该条约的普遍性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c) 根据《宪章》第一条第三款（“宗旨”），安全理事会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决议与联合国“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的宗旨相抵触。发展和平核技术以满足被视为各国人民至关重要的需求的能源和医疗领域的需求，是无可置疑的，这方面的每个问题都应通过集体和合作方式解决，而不是诉诸禁运和威胁。

d) 如上所述，与《宪章》第二条第一款背道而驰的是，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言，“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没有得到遵守。

e) 根据《宪章》第二条第四款，“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

上完整或政治独立”。包括安全理事会一些常任理事国在内，经常发出对伊朗核设施使用武力的威胁，而安全理事会被证明不能或不愿限制此类声明并迫使它们“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拟订的决议，实际上是针对伊朗发出的这些威胁的翻版，是诉诸使用武力的某种借口，这些都是非法的和不可接受的。

105- 最后但并非最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以上所述，报告第 71 段所载总干事的陈述既不公正，也不属于原子能机构《规约》和“保障协定”规定的总干事的职能。他不应提出不相干的限制性条件、作出毫无根据的判断和敦促采取完全不属于其职责范围的非法措施。